

六史



SIX BOOKS OF HISTORY

蔡东藩

著

清



前汉 后汉 唐 宋 明

— 清 —

读二十四史
不如读蔡东藩
六史之下
便识整个中国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Group

- 清 -

SIX
BOOKS
OF
HISTORY

蔡东藩
著

六史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六史. 清 / 蔡东藩著.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9.2

ISBN 978-7-5596-2708-7

I . ①六… II . ①蔡… III . ①章回小说－中国－现代 IV . ①I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34059号

六史. 清

作 者：蔡东藩

责任编辑：管 文

产品经理：魏 傩

特约编辑：郭 梅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联合天畅文化传播公司发行

天津丰富彩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685千字 880mm×1270mm 1/32 印张 22.5

2019年2月第1版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2708-7

定价：8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010-57933435/64243832

自序

革命功成，私史杂出，排斥清廷无遗力；甚且摭拾宫闱事，横肆讥议，识者喟焉。夫使清室而果无失德也，则垂至亿万斯年可矣，何至鄂军一起，清社即墟？然苟如近时之燕书郢说，则罪且浮于秦政隋炀，秦隋不数载即亡，宁于满清而独永命，顾传至二百数十年之久欤？昔龙门司马氏作《史记》，蔚成一家言，其目光之卓越，见解之高超，为班范以下诸人所未及，而后世且以谤史讥之；乌有不问是非，不辨善恶，并置政教掌故于不谭，而徒采摭褒贬诸琐词，羼杂成编，即诩诩然自称史笔乎？以此为史，微论其穿凿失真也，即果有文足征，有献可考，亦无当于大雅；劝善惩恶不足，鬻奸导淫有余矣。

鄙人自问无史才，殊不敢妄论史事，但观夫私家杂录，流传市肆，窃不能无慊于心，憬然思有以矫之，又自愧未逮；握椠操觚者有日，始终不获一编。而孰知时事忽变，帝制复活，筹安请愿之声，不绝于耳，几为鄙人所不及料。顾亦安知非近人著述，不就其大者立论，胡人犬种，说本不经，卫女狐绥，言多无据；鉴清者但以为若翁华胄，夙无秽闻，南面称尊，非我莫属；而攀鳞附翼者，且麇集其旁，争欲借佐命之功，博封王之赏，几何不易君主为民主，而仍返前清旧辙也。

窃谓稗官小说，亦史之支流余裔，得与述古者并列；而吾国社会，又多欢迎稗乘。取其易知易解，一目了然，无艰僻渊深之虑。书籍中得一良小说，功殆不在良史下；私心怦怦，爰始属稿而勉成之。自天命纪元起，至宣统退位止，凡二百九十七年间之事实，择其关系最大者，编为通俗演义，几经搜讨，几经考证，巨政固期核实，琐录亦必求真；至于帝王专制之魔

力，尤再三致意，悬为炯戒。成书四册，凡百回，都五六十万言，非敢妄拟史成(chéng)，以之供普通社会之眼光，或亦国家思想之一助云尔。稿甫就，会文堂迫于付印，未遑修饰，他日再版，容拟重订，阅者幸勿诮我疏略也。是为序。

中华民国五年七月古越蔡东藩自识于临江书舍

清代世系

① 清太祖爱新觉罗氏努尔哈赤【在位十一年】—— ② 太宗皇太极【在位十七年】—— ③ 世祖福临【在位十八年】—— ④ 圣祖玄烨【在位六十年】

⑤ 世宗胤禛【在位十三年】—— ⑥ 高宗弘历【在位六十年】—— ⑦ 仁宗颙琰【在位二十五年】—— ⑧ 宣宗旻宁【在位三十年】

⑩ 穆宗载淳【在位十三年】

⑨ 文宗奕詝【在位十一年】—— ⑪ 德宗载湉【在位三十四年】—— ⑫ 淳仪【在位三年】

目 录

第一回	溯往事慨谈身世 述前朝细叙源流	1
第二回	丧二祖誓师复仇 合九部因骄致败	5
第三回	祭天坛雄主告七恨 战辽阳庸帅覆全军	11
第四回	熊廷弼守辽树绩 王化贞弃塞入关	18
第五回	猛参政用炮击敌 慈喇嘛偕使传书	25
第六回	下朝鲜贝勒旋师 守宁远抚军奏捷	31
第七回	为敌作伥满主人边 因间信谗明帝中计	37
第八回	明守将献城卖友 清太宗获玺称尊	43
第九回	朝鲜主称臣乞降 卢督师忠君殉节	49
第十回	失辎重全军败绩 迷美色大帅投诚	55
第十一回	清太宗宾天传幼主 多尔衮奉命略中原	62
第十二回	失爱姬乞援外族 追流贼忍死双亲	68
第十三回	闯王西走合浦还珠 清帝东来神京定鼎	76
第十四回	抗清廷丹忱报国 屠扬州碧血流芳	82
第十五回	弃南都昏主被囚 捍孤城遗臣死义	88
第十六回	南下鏖兵明藩覆国 西征奏凯清将蒙诬	94

第十七回	立宗支粤西存残局 殉偏疆岩下表双忠	100
第十八回	创新仪太后联婚 报宿怨中宫易位	107
第十九回	李定国竭忠扈驾 郑成功仗义兴师	114
第二十回	日暮途穷投身异域 水流花谢撒手尘寰	121
第二十一回	弑故主悍师徼功 除大憝冲人定计	128
第二十二回	蓄逆谋滇中生变 撤藩镇朝右用兵	135
第二十三回	驰伪檄四方响应 失勇将三桂回军	142
二十四回	两亲王因败为功 诸强藩束手听命	149
第二十五回	僭帝号遭疾伏冥诛 集军威破城歼叛孽	156
第二十六回	台湾岛战败降清室 尼布楚订约屈俄臣	163
第二十七回	三部内哄祸起萧墙 数次亲征荡平朔漠	170
第二十八回	争储位冢嗣被黜 罹文网名士沉冤	176
第二十九回	闻寇警发兵平藏卫 苦苛政倡乱据台湾	183
第三十回	畅春园圣祖宾天 乾清宫世宗立嗣	190
第三十一回	平青海驱除叛酋 颁朱谕惨戮同胞	197
第三十二回	兔死狗烹功臣骈戮 鸿罹鱼网族姓株连	203
第三十三回	畏虎将准部乞修和 望龙髯苗疆留遗恨	210
第三十四回	分八路进平苗穴 祝千秋暗促华龄	216
第三十五回	征金川两帅受严刑 降蛮酋二公膺懋赏	223
第三十六回	御驾南巡名园驻跸 王师西讨叛酋遭擒	230
第三十七回	灭准部余孽就歼 荡回疆贞妃殉节	237
第三十八回	游江南中宫截发 征缅甸大将丧躯	245
第三十九回	傅经略暂平南服 阿将军再定金川	252

第四十回	平海岛一将含冤 定外藩两邦慑服	258
第四十一回	太和殿受禅承帝统 白莲教倡乱酿兵灾	266
第四十二回	误军机屡易统帅 平妖妇独著芳名	273
第四十三回	抚贼寨首领遭擒 整朝纲权相伏法	281
第四十四回	布德扬威连番下诏 擒渠献馘逐载报功	288
第四十五回	抚叛兵良将蒙冤 剿海寇统帅奏捷	295
第四十六回	两军门复仇慰英魄 八卦教煽乱闹皇城	302
第四十七回	闻警回銮下诏罪己 护丧嗣统边报惊心	310
第四十八回	愚庆祥败死回疆 智杨芳诱擒首逆	317
第四十九回	征浩罕王师再出 剿叛猺钦使报功	324
第五十回	饮鸩毒姑妇成疑案 焚鸦片中外起兵端	332
第五十一回	林制军慷慨视师 琦中堂昏庸误国	339
第五十二回	关提督粤中殉难 奕将军城下乞盟	346
第五十三回	效尸谏宰相轻生 失重镇将帅殉节	354
第五十四回	奕统帅因间致败 陈军门中炮归仁	361
第五十五回	江宁城万姓被兵 静海寺三帅定约	367
第五十六回	怡制军巧结台湾狱 徐总督力捍广州城	374
第五十七回	清文宗嗣统除奸 洪秀全纠众发难	381
第五十八回	钦使迭亡太平建国 悍徒狡脱都统丧躯	388
第五十九回	骆中丞固守长沙城 钱东平献取江南策	394
第六十回	陷江南洪氏定制 攻河北林酋挫威	401
第六十一回	创水师衡阳发轫 发援卒岳州鏖兵	408
第六十二回	湘军屡捷水陆扬威 粥辅复安林李授首	415

第六十三回	那拉氏初次承恩	圆明园四春争宠	421
第六十四回	罗先生临阵伤躯	沈夫人佐夫抗敌	428
第六十五回	瓜镇丧师向营失陷	韦杨毙命洪酋中衰	435
第六十六回	智统领出奇制胜	愚制军轻敌遭擒	442
第六十七回	四国耀威津门胁约	两江喋血战地埋魂	450
第六十八回	战皖北诸将立功	退丹阳大营又溃	458
第六十九回	开外衅失律丧师	缔和约偿款割地	464
第七十回	闻国丧长悲国土	护慈驾转忤慈颜	471
第七十一回	罪辅臣连番下诏	剿剧寇数路进兵	478
第七十二回	曾国荃力却援军	李鸿章借用洋将	486
第七十三回	战浙东包围练死艺	克江宁洪天王覆宗	493
第七十四回	僧亲王中计丧躯	曾大帅设谋制敌	502
第七十五回	溃河防捻徒分窜	毙敌首降将升官	510
第七十六回	山东圈剿悍酋成擒	河北解严渠魁自尽	516
第七十七回	戮权阉丁抚守法	办教案曾侯遭讥	522
第七十八回	大婚礼成坤闱正位	撤帘议决乾德当阳	530
第七十九回	因欢成病忽报弥留	以弟继兄旁延统绪	538
第八十回	吴侍御尸谏效忠	曾星使功成改约	546
第八十一回	朝日生嫌酿成交涉	中法开衅大起战争	554
第八十二回	弃越疆中法修和	平韩乱清日协约	562
第八十三回	移款筑园撤帘就养	周龄介寿闻战惊心	568
第八十四回	叶志超败走辽东	丁汝昌丧师黄海	575
第八十五回	失律求和马关订约	市恩索谢虎视争雄	582

第八十六回	争党见新旧暗哄 行新政母子生嫌	589
第八十七回	慈禧太后三次临朝 维新党六人毕命	597
第八十八回	立储君震惊匕鬯 信邪术扰乱京津	604
第八十九回	祖匪殃民联军入境 见危授命志士成仁	611
第九十回	传諫草抗节留名 避联军蒙尘出走	620
第九十一回	悔罪乞和两宫返跸 出使归国二女入园	628
第九十二回	居大内闻耗哭遗臣 处局外严旨守中立	636
第九十三回	争密约侍郎就道 返钦使宪政萌芽	644
第九十四回	倚翠偎红二难竞爽 剖心刎颈两地招魂	651
第九十五回	遇奇变醇亲王摄政 继友志队长亡躯	659
第九十六回	二显官被谴回籍 众党员流血埋冤	667
第九十七回	争铁路蜀土遭囚 兴义师鄂军驰檄	676
第九十八回	革命军云兴应义举 摄政王庙誓布信条	685
第九十九回	易总理重组内阁 夺汉阳复失南京	694
第一百回	举总统孙文就职 逊帝位清祚告终	700

第一回

溯往事慨谈身世 述前朝细叙源流

“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开场白若庄若谐，寓有深意，读者莫被瞒过。这联语是前清时代的官民，每年写上红笺，当作新春的门联，小子从小到大，已记得烂熟了。曾记小子生日，正是前清光绪初年间，当时清朝虽渐渐衰落，然全国二十余行省，还都是服从清室，不敢抗命；士读于庐，农耕于野，工居于肆，商贩于市，各安生业，共乐承平，仿佛是汪洋帝德，浩荡皇恩。比今日何如？到小子五六岁时，尝听父兄说道：“我国是清国，我辈便是清朝的百姓。”因此小子脑筋中，便印有清朝二字模样。嗣后父兄令小子入塾，读了赵钱孙李，念了天地元黄，渐渐把清朝二字，也都认识。至《学庸论孟》统共读过，认识的字，差不多有三五千了，塾师教小子道：“书中有数字，须要晓得避讳！”小子全然不懂，便问塾师以何等字样，应当避讳？塾师写出玄字，燁字，胤字，弘字，颙字，𬣞字，指示小子道：“此等字都应缺末笔。”又续写歷字，寧字，淳字，随即于歷字，寧字，淳字旁，添写一曆字，甯字，湧字，指示小子说道：“歷字应以曆字恭代，寧字应以甯字恭代，淳字应以湧字恭代。”小子仍莫名其妙，直待塾师详细解释，方知玄字、燁字是清康熙帝名字，胤字是清雍正帝名字，弘字、歷字是清乾隆帝名字，颙字是清嘉庆帝名字，寧字、𬣞字、淳字是清道光咸丰同治帝的名字，人民不能乱写，所以要避讳的。这等塾师也算难得了。

后来入场考试，益觉功令森严，连恭代的字，都不敢写，方以为大清统一中原，余威震俗，千秋万岁，绵延不绝，可以与天同休了。虚写得妙。谁知世运靡常，兴衰无定，内地还称安静，海外的风潮，竟日甚一日。安南缅甸，是

中国藩属，被英法两国夺去，且不必说。清朝原是慷慨得很。忽然日本国兴兵犯界，清朝遣将抵御，连战连败，没奈何低首求和，银子给他二百四十兆两，又将东南的台湾省、澎湖群岛，双手捧送，日本国方肯甘休。过了两三年，奉天省内的旅顺大连湾，被俄国租占了去，山东省内的胶州湾，被德国租占了去，胶州湾东北的威海卫，被英国租占了去，广东省内的广州湾，被法国租占了去，而且内地的矿山铁路，也被各国占去不少。这便叫作国耻。

嗣是清朝威势全失，外患未了，内忧又起，东伏革命党，西起革命军，扰乱十多年，清廷防不胜防；后来武昌发难，各省响应，竟把那二百六十八年的清室推翻了，二十二省的江山光复了。自此以后，人人说清朝政治不良，百般辱骂；甚至说他是犬羊贱种，豺虎心肠，又把那无中生有的事情，附会上去，好像清朝的皇帝，无一非昏淫暴虐，清朝的臣子，无一非卑鄙龌龊，这也未免言过其实呢。平心之论。我想中国的人心，实在是靠不住的，清朝存在的时候，个个吹牛拍马；说他帝德什么大，皇恩什么深，到了清室推翻，又个个批他一钱不值，这又何苦？帝王末路大都如是。小子无事时，曾把清朝史事，约略考究，有坏处，也有好处；有淫暴处，也有仁德处。若照时人所说，连三两年的帝位，都保不牢，如何能支撑到二百六十多年？是极是极。不过转到末代，主弱臣庸，朝政浊乱，所以民军一起，全局瓦解。现在清朝二字，已成过去的历史，中国河山，仍然照旧，要想易乱为治，须把清朝的兴亡，细细考察，择善而从，不善则改，古人说的“殷鉴不远”便是此意。揭出全书宗旨，何等正大光明，不比那寻常小说家，瞎三话四，乱造是非。

闲文少表，且说清朝开基的地方，是在山海关外沈阳东边，初起时，只小小村落，聚群而居，垒土为城，地名鄂多哩，人种叫作通古斯族，他的远祖，相传是唐虞以前，便已居住此地，称为肃慎国，帝舜二十五年，肃慎国进贡弓箭，史册上曾见过的。传到后代，人口渐多，各分支派，大约每一部落，戴一首领，多生得骨骼魁梧，臂力强壮，并且熟习骑射，百步穿杨；赵宋时代，金太祖阿骨打，是他族内第一个出色人物，开疆拓土，直到黄河两岸，宋朝被他搅扰的了不得。后来蒙古兴起，金邦渐衰，蒙古与南宋联兵，将他吞灭，还有未曾死亡的遗族，逃奔东北，伏处海滨，经过了二百年，又产出一

个大人物来；这个人物，说是天女所生，真正奇事！天女如何下降，不知与天孙织女作何称呼？小子尚不敢凭空捏造，是从史籍上翻阅得来：天女生在东北海滨长白山下，有姊妹三人，长名恩古伦，次名正古伦，幼名佛库伦，三人系出同胞，相亲相爱，只是塞外风俗，与内地不同，男子往来游牧，迁徙无常，女子亦性情活泼，最爱游玩。一日，姊妹三人，散步郊原，到了长白山东边，有一座布库里山，洞壑清幽，别有一种可人的景致；那时正是春风澹荡，春日迷离，黄鸟双飞，绿枝连理，暗藏春色。三人欢喜非常，便从山下蹀躞（dié xiè）前行，约里许，但见一泓清水，澄碧如镜，两岸芳草茸茸，铺地成茵，真是一副好床褥。就假此小坐。佛库伦天真烂漫，春兴正浓，就约两姊妹解衣洗浴。浴未毕，忽闻鸟声嘎噜来，三人昂首上观，约有两三只灵鹊，仿佛姊妹花一般。绝妙对偶。就中有一鹊吐下一物，不偏不倚，正坠在佛库伦衣上，佛库伦眼快手快，急忙拾取，视之，乃一可口的食物。是何物耶？试掩卷猜之！她也不辨名目，就衔在口内，两姊问她所拾何物，她已从口中囫囵咽下，模糊答道：“是一颗红色的果子。”拾到便吃，真是一个半开化的女子。两姊也不及细问，遂各上岸，着好衣服，缓步同归。谁知佛库伦服了此药，肚子竟膨胀起来，她自己也不知所以。到十个月后，竟产出一男，不但状貌魁奇，并且语言清楚，佛库伦不忍抛弃，就在家中抚养。

光阴迅速，襁褓婴儿，竟作髫年童子，只是佛库伦无夫而孕，未免惹人议论，幸而穷荒草昧，人迹稀少，始得抚育成人。可见天女之说，本来荒诞。儿名叫作布库里雍顺，系是佛库伦所取，因她在布库里山下，食了朱果，以致孕育，所以特地将布库里三字，作为儿名，留一纪念。布库里雍顺，到了十多岁，颖悟非凡，自念有母无父，当属何族，遂问他母亲佛库伦。佛库伦命以爱新觉罗四字。爱新觉罗，是长白山下居民的土音。其后布库里雍顺遗裔建一满洲国，遂相传为满洲语，若作汉文解说，爱新与金字同音，觉罗即姓氏意义，布库里雍顺的族系，即此可以明白了解。佛库伦是否天女，小子也不消细说了。以不解解之。

且说布库里雍顺渐渐长大，也学些骑马射箭的技艺，闲暇时又在河边折柳编筏。看官！你道他折柳编筏，是何意思？他是具有大志，暗想穷居草莽，终

究没有生色，若将柳条编成一筏，可以驾筏出游。果然天下无难事，总教有心人，柳条越编越多，越多越大，居然成了一叶扁舟，布库里雍顺喜不自禁，就轻轻在筏上坐住，顺着河流，飘扬而去。英雄冒险，胆大敢为，冥冥中亦像有风伯河神，当先引导，竟把那布库里雍顺送到一个安乐的地方。这是乘风破浪的模样。

原来长白山东南有一大野，名叫鄂谟辉，野中有一村落，约数十百家，这数十百家内，只分三姓，习成强悍，专喜械斗，因此自相残杀，连岁不休。近时中国内地村民，亦有好械斗者，岂亦为三姓遗风所传染耶？一笑。一日，有女子汲水，见一柳筏，随流漂至，其间有青年男子，端坐在内，顿时骇异非常，急忙回告父兄。那时父兄即临河眺望，果然岸傍有一少年，头角峥嵘，仪表英伟，不觉失声道：“这是天生神人。”随即引之登陆，问从何来。布库里雍顺从容对答，说是天女所生，由长白山下至此。霎时间哄动乡间，无论男女老幼，一齐出观，见了布库里雍顺，都道这个好郎君，真正难得。于是各邀布库里雍顺至家，仿佛一桃花源。东牵西扯，几至大家争论起来，还是布库里雍顺从旁劝解，说：“我初到此地，辱承待爱，自当次第谒候。”又指汲流女子的父兄道：“我与他相见最早，理应先到他家，问候起居。”众人见他举止谦恭，吐属风雅，便个个叹服，一无异言。布库里雍顺就随了汲流女子的父兄，直至家内。那家格外优待，饷以酒食；饮半酣，座上老人更详问氏族，布库里雍顺一一还答。老者又问以婚未？布库里雍顺答言未婚。老者即起身入室，半晌间引一少女出室来前。走近视之，虽是乡村弱质，倒也体态端方。未知亦是天女否？仔细端详，就是汲流女子。老者嘱女子对答行礼，布库里雍顺亦离座作答。礼毕，女子转身入室，老者便对布库里雍顺道：“小女伯哩年将及笄，如蒙不弃，愿附姻好。”布库里雍顺不得不推逊一番。老者执意不允，布库里雍顺方与老者行翁婿礼。老者拟择日成婚，自是布库里雍顺就住在此家。暇时到村中各家问讯，村人见他彬彬有礼，无不欢迎。

到了吉日，一对小夫妻，谱了眷属，大众都到老者家贺喜。顿时高朋满座，佳客盈门，就中有一个白发朱颜的老丈，对主人道：“好一个小郎君，被你家夺作女婿。”又向众人道：“这是圣人出世，到吾村内，也算是阖村幸福。吾村

连岁械斗，弄得家家不安，人人耽忧，现在不若奉此小郎君为主，一切听他指挥，倒可解怨息争，安居乐业，大众以为何如？”众人听这一席言语，个个鼓掌赞成，欢声如雷。也不待布库里雍顺允与不允，竟一齐请他上坐，奉他作为部长，呼为贝勒。布库里雍顺得此天假的奇缘，遂运用智谋，部勒村居人民，建设堡寨，创造鄂多哩城，成了一个爱新觉罗部，作满州开基的始祖。后人有诗赞道：

峨峨长白映无垠，朱果祥征佛库伦。
集庆星源三百载，觉罗禅亦衍云初。

布库里雍顺后，传了数代，又出一个惊天动地的人物，比布库里雍顺似还强得多哩。看官！你道是谁？且少待片刻，容小子下回报名。

是回为全书总冒，将下文隐隐呼起；并将作书总旨，首先揭示。入后叙满洲源流。运实于虚，亦有弦外深意，确是开宗明义之笔。

成为帝王，败即寇贼，何神之有？我国史乘，于历代开国之初，必溯其如何祯祥，如何奇异，真是谬论。是回叙天女产子、朱果呈祥等事，皆隐隐指为荒诞，足以辟除世人一般迷信，不得以稗官小说目之。

第二回

丧二祖誓师复仇 合九部因骄致败

却说布库里雍顺所建的鄂多哩城，在今辽宁省勒福善河西岸，去宁古塔西南三百多里，此地背山面水，形势颇佳，究竟是小小部落，无甚威名。当时明朝统一中原，定都燕京，只在山海关附近设防，塞外荒地，视同化外；就是比

鄂多哩城，阔大几倍，也不暇去理保，何况这一个小小土堡呢？谁知深山大泽，实生龙蛇，自布库里雍顺开基后，子子孙孙，相传不绝，其间虽迭有兴衰，到了明朝中叶，出了一个孟特穆，智略过人，把祖基格外恢拓，渐渐西略，移住赫图阿拉地。赫图阿拉在长白山脉北麓，后来改名兴京便是。

孟特穆四世孙名叫福满，福满有六子，第四子觉昌安，继承先业，居住赫图阿拉城，还有五子，亦各筑城堡，环卫赫图阿拉，统称宁古塔贝勒。觉昌安率领各贝勒，攻破邻近部落，拓地渐广，生了数子，四子名塔克世，娶喜塔喇氏为妇，这喜塔喇氏并非天女，呼应得妙。偏生出一个智勇双全、出类拔萃的儿子来。这人就是大清国第一代皇帝，清朝子孙，称为太祖，努尔哈赤是他英名。众儿郎喝一声彩。他出世时，祖、父俱存。他有一个堂姐，是觉昌安女孙，出嫁与古埒（liè）城阿太章京，已有数年。不料明朝遣总兵李成梁，驻守辽西，阴忌觉昌安，招诱图伦城主尼堪外兰，合兵围攻古埒城。这古埒城地方狭小，哪里挡得住大军，连忙差人到觉罗部求救。觉昌安得报，恐女孙被陷，遂与塔克世带领全部兵士，驰援古埒城，与敌兵接仗，不分胜负。阿太章京见救兵已到，开城迎入。城中得了一支生力军，人心少安。

觉昌安上城巡视，不分昼夜，每日指挥部众，极力防御。忽见城下一人，扣马而至，大呼开门，觉昌安从上俯视，其人非他，乃图伦城主尼堪外兰也。原来尼堪外兰，旧隶觉昌安部下，因此相识。便问：“汝来何意？”答言闻主子到此，特来禀见。觉昌安见无随兵，即开门纳入。尼堪外兰既入城，至觉昌安前，即抱膝请安。觉昌安命之起坐，问何故联明攻城？尼堪外兰婉言谢罪，并云：“前未知古埒城主，与主子有亲，故敢冒犯，今闻主子远道驰援，方识有婚姻关系；现已向明李总兵前，盛说主子威德及人，不宜与敌，李总兵已愿退兵，若主子再令古埒城主，向明廷岁献方物，李总兵且当上表明廷，请给主子封爵，管领建州。”明称长白山郡为建州卫。觉昌安道：“汝言果真么？”尼堪外兰急得发誓道：“如有狂言，愿死乱刀之下。”大诈似信。觉昌安大喜，令阿太章京设宴相待，席间叙谈。尼堪外兰极力趋承，越说得天花乱坠，什么龙虎将军印，什么建州卫都督敕书，不由觉昌安不信。喜人家拍马屁，总要吃亏。饮毕，辞去。次日城下各军，果然齐退。阿太章京见敌军退尽，拜谢觉昌